

林旭東 陳丹青 韓辛

四十年的故事

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林旭東、陳丹青、韓辛。四十年的故事 / 林旭東、陳丹青、韓辛著。—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.12

ISBN 978-7-5495-0740-5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②陳…③韓… III. ①油畫 - 作品集 - 中國 - 現代②油畫 - 繪畫評論 - 中國 - 現代 IV. ①J-223 ②J-213.0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1) 第 229119 號

特別鳴謝：

中國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進協會

馬曉力、馬小玫

芭莎藝術雜誌

蘇芒、徐寧、金燃

中國油畫院

楊飛雲、石磊

攝影藝術家

李奇 (2011 年上海，9 幅人物圖片)

北京必揚美訊公關顧問公司

吳蔚、孫敬

林旭東 陳丹青 韓辛——四十年的故事

出版人 / 何林夏

職 稱 / 今日美術館

責任編輯 / 周 洵

出版總策 / 曹啟榮、徐美雲

特邀編輯 / 馮 艷

裝幀設計 / 趙 娟、何 冬、楊雪穎

出版發行 /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地 址 / 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541001

網 址 / www.lbtpress.com

經銷電話 / 010-64284815

印 刷 /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開 本 / 889mm × 1194mm 1/16

字 數 / 40 千字

印 張 / 15

版 次 /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/ ISBN 978-7-5495-0740-5

定 價 / 180.00 圓

如蒙現印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對印廠廠籍系講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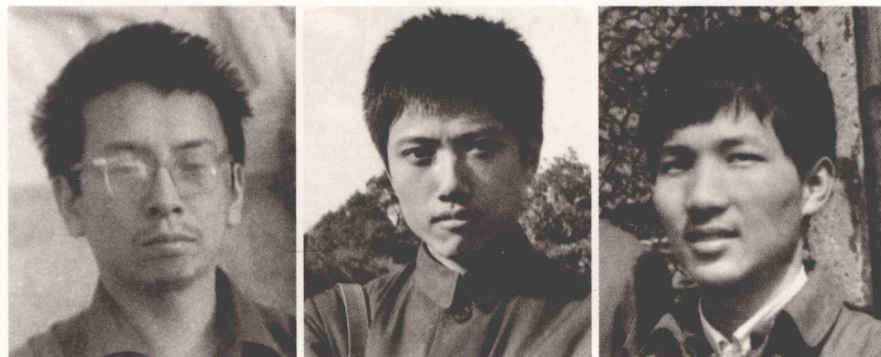
林旭東 陳丹青 韓辛 四十年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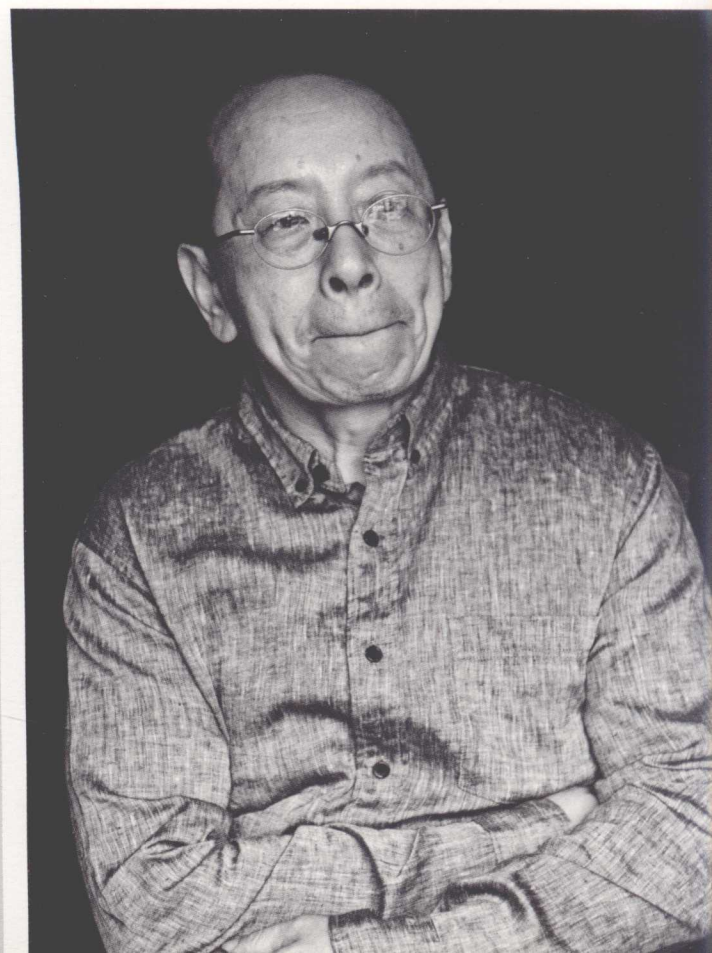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文革”期間，我們在旭東寓所翻來覆去聽這幾張唱片，唱針幾乎要把膠面劃破了。好像爲了這本畫冊的排版，今年，這些唱片奇跡般地被旭東找到了——丹青



林旭東、陳丹青、韓辛





四十年的故事

目錄

歲月 / 林旭東

page9

旭東與韓辛 / 陳丹青

page15

光陰荏苒 依然如故 / 韓辛

page25

1971——1981

page30

1982——199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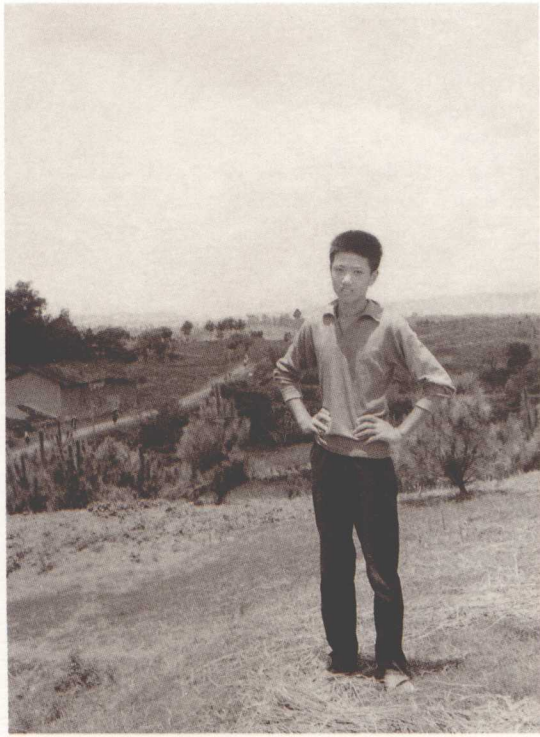
page102

1991——2000

page150

2001——2011

page182



左圖：1969年上海知青在贛北靖安縣礮都公社，後排左起第二人是林旭東。

右圖：1971年陳丹青在贛南寧都縣黃石公社。當時剛剛病後，年底回上海，認識了林旭東。

歲月

文 / 林旭東

我第一次見到丹青是在1971年初。

當時我已經在廣闊天地裏生活了兩個年頭。靠着會塗抹幾筆，被一個清華畢業的下放幹部知道，先是被弄到公社禮堂去畫毛澤東像，後來又借到縣裏去辦展覽……消息傳到上海家裏，原本一向不太願意我弄文藝的母親改變了態度，在她張羅下，我成了顏文樑先生的弟子，趁回家過年，隔三差五地卷着習作去上門討教，聆聽老人家用吳儂細語一字一句地講解《色彩瑣談》，鉤沉往日畫壇掌故。

在同齡人中，當時學習文藝頗成風氣：畫畫，擺弄樂器，練唱，少男少女關起門來發奮用功，多半是想把自己的個人喜好修煉成可以見人的一技之長，好在席卷全國的革命大潮中覓得一處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。

很快地我身邊就聚起了幾個臭氣相投的朋友，一起畫習作，交換手頭那點劫餘的學習資料，在秘室裏通過那些殘破的劣質印刷品來想象歐洲的文藝復興、巴洛克乃至俄羅斯的巡回展覽派種種。

不覺春節已過，居委會的阿姨媽媽頻頻提醒，啥辰光回去抓革命促生產？

正在收拾行李。來了一個最近認得的朋友，講起陳丹青認得不認得？也在江西插隊，速寫熟練得不得了……

于是在夜色中蹬上自行車，穿過幾條馬路，轉過幾條弄堂，最後停在一棟石庫門房子前。路燈下朝樓上叫了一聲：“陳丹青！”

“啥人？”樓上陽臺應了一聲。樓下竈間的門開了。

繞過一排煤球爐，爬上樓梯。

陳丹青就站在樓梯口。

坐定後捧出速寫，厚厚一本，碳精棒畫的人物頭像，風格近似尼古拉·費欣。

那天丹青家出了點事，不便多留。于是告辭，丹青跟下樓來，一直送到弄堂口。分手時丹青講過幾日也要回江西了。

這年冬天回到上海，聽人說丹青去江西後不久就得了肝炎，老早回轉來了。

一天上街，在淮海路上迎頭就遇見了病後的丹青和他爸爸。

以後就開始你來我往地時常見面。有時他會和爸爸或者弟弟一起來。他爸爸和弟弟的形象俊朗，常常成爲丹青習作的對象，後來丹青畫的康巴漢子，骨相結構中也有他們的影子。

丹青作畫迅捷，當時的畫風，基本上是脫胎于上海美校畢業的兩位才俊夏葆元和陳逸飛，但很快就青出于藍

了。他的聰敏在于他沒有在這個階段停下脚步，而是就此出發，馬不停蹄地去尋找自己的世界，就像面鏡子：不但折射出所遇到的光綫，又使這光能成倍增長，發熱乃至產生火花。

第一次進藏讓他當時練就的十八般武藝成了一次盡情的發揮，帶回了《泪水灑滿豐收田》和一批人物寫生。我一直以為那批人物寫生是丹青最好的作品。在我的記憶中，他筆下的人物從來沒有這樣的富于生存的質感，我們不僅可以觸摸到他們人性的溫度，甚至可以感到他們身上灼人的高原紫外綫。

《泪水灑滿豐收田》終結并開啓了一個國家也是他個人的一個時代。在《法國十九世紀農村風景畫展覽》，丹青第一次親眼見到了法國的油畫原作，據說代表了比1949年以後主導了國內學院油畫的蘇俄傳統更為正宗的歐洲傳統。

兩年後丹青畫出了日後成為中國油畫標杆的《西藏組畫》。

事業如日中天時他去國遠遊。再次見面時已是1992年冬天，那日他騎自行車到定福莊來看我。期間頻有書信，間夾有彩照，多半是在我們幼時心儀的某幅名作前的留影，却没有看到一張他自己的畫。自那以後他開始經常回來。2000年接受清華教職，他開始長居國內，但聯絡反而稀少了。各忙各的。

辭職後他更多的精力似乎更投入于文字表達，如珠的妙語傾倒衆生。他這幾年的畫中，我比較有感于他的印刷品寫生，形式上是他在美國後期圖像并置的延續，但已不只游戲概念，娓娓道來的是他的衷腸（比他的文字懇切，或許更私密），歲月蒼桑，世事難料，畫家能守住的也只有這幾本舊畫冊，在無人喝彩中自有一種從容與淡定，波瀾不驚中題材已被超越：在一筆一劃的把玩中，他營造着安放性命的處所。

說到韓辛，總要提到“黑畫事件”。

我那時和他還不相熟，見過幾面，也沒見到過畫，只聽說很有才氣，是個神童，且用功，但有點猖狂，例子之一是他攬進了“黑畫”展後，竟然還敢去問主辦方討參觀券——這傳說我聽了頓生好感。

一日黃昏，正在聽一張老唱片，是奧伊斯特拉·赫拉的門德爾松的《E小調協奏曲》。昏暗中房門口閃進一個人影，正是韓辛。招呼後坐下，一起靜靜地聽。曲終，他說，出了那件事後沒人敢和他玩了，以後能不能上我這裏來？我說來吧。這樣以後就天天見面了。

韓辛畫得很多，水粉畫，畫的多是風景和靜物。上海有一路畫家，當時從來不與官方的展覽機構發生關係，風格唯美。浸淫在此等高蹈的作風中，韓辛當時畫花朵有如焰火，畫街景似有郁特裏羅神助。



旭東以為這是我最好的一批人物寫生畫。1976年畫于首次進藏，後來全部遺失，只剩幾張黑白照片——丹青



韓辛

天方夜譚 / 200cm × 185cm / 布面油畫 / 1983年



後來他又開始密集地畫人物，畫家人：妹妹、母親、外婆，張張佳作。

再後來他追隨魏景山、陳逸飛，畫風大變，開始畫大型歷史畫，一度把陳逸飛的手段學得幾近亂真（據說近年那幅拍出天價的《踱步》，人物的背影和那把椅子實際上由他捉刀），在形式經驗的感受和把握上，韓辛和丹青一樣，有超常吸納和掌控力。

他先于我進入美院。在這裏，他最大的收獲大概是娶了一位美國太太，不僅學問了得，而且爲他生下了三個兒子。

見到他去美國後畫的《地鐵》，我着實一驚；在作品中，經驗世界和藝術表達之間正在有機地形成一種內在的結構邏輯，他果真要和那些偉大的藝術家那樣，用這一結構邏輯來支撐起一片獨有的表達世界？如果說早年的家人肖像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韓辛是個早熟的天才，《地鐵》則表現出了他可能達到的想象力度。

接下來的韓辛在一連串華麗的轉身中精力充沛地揮灑了自己的年華。

當年神童在一群比他年長的前輩中倚小賣小，有位兄長哭笑不得地嘆道：到了三十歲韓辛會怎樣？當年這位指點江山的老阿哥已經仙去有年，不知他地下有知會不會再問到六十歲的韓辛？六十年是一個花甲。歲月不饒人。



左圖、右圖：林旭東七十年代末臨摹馬奈的作品。中圖：陳丹青“文革”中珍藏的蘇聯版畫片。1972年，旭東根據這幅畫片臨摹。

旭東與韓辛

文 / 陳丹青

我們三個彼此撞見，時在1971年：旭東十九歲，我十八歲，分別落戶贛北贛南農村，每年冬末潛回上海，賴着不走。韓辛適才初中畢業，十六歲。

那時“文革”已經鬧了五年。沒有畫展，沒有美術學院，沒有藝術雜誌，書店沒有書。我們的全部本錢就是腳踏車、畫夾、素描紙筆、髒兮兮的油畫攤子，十來冊長借不還的翻譯小說，還有，大把時間，認定日子永遠會這樣子過下去，非常絕望，非常開心。

旭東家住淮海路西式公寓，獨享二樓前廳，整個七十年代，那裏是我們的學府和美術館。我與韓辛騎車過去，樓下叫喊，旭東開窗應聲，於是鎖車上樓。旭東的私藏是一枚石膏像、一架電唱機、七八張蘇聯版古典音樂唱片、一架黑白攝影放大機，因“文革”抄家而流散市面的西洋畫冊是我們的全部眼界。旭東的桌面就着北窗，窗外梧桐濃蔭，窗沿的桌面玻璃下壓着法國繪畫的翻印照片。我記得那一瞬，下午，很安靜，旭東安靜地說：這是庫爾貝的《石工》。

少年韓辛的畫，猩紅惡綠，肆無忌憚，是野獸派那路風景，以至小小年紀就被上海官方列入“黑畫展覽”，與豐子愷、林風眠同座挨鬥。日後，韓辛逢人就提這份光榮履歷。他的才華遠不止風景畫，幾年後，他用削尖的鉛筆細細描繪大幅人物素描，瞳仁與鼻翼至少畫出五十種微妙的層次，而且逆光，我瞧着，心裏絕望。斯文的旭東在一個夜裏被畫友郭政帶來我家，但我不記得怎樣初識輕狂的韓辛：記憶中我倆已在大街上朝着旭東家迅猛騎車，忽焉在後，望之在前，渾身是上海的風。那時他叫我“老丹”，只見他單手扶着車把，轉頭笑我，說老丹騎車兩隻腳故意八字朝外，存心學上海的老俠客。

滬上藝術老俠客的前輩：顏文樑、劉海粟、張充仁、俞雲階，打倒靠邊了，當紅的畫家，是上海美專畢業的夏葆元、魏景山、陳逸飛、王永強、劉耀真；浙江美院分在上海的另一群當權畫家對他們狠狠嫉妒、百般壓制，可是全國革命畫家巴望看到上海油雕室的創作，哪怕只是黑白照片。那些年我們占了上海游民的優越，見這幾位英雄，直呼其名，韓辛與之熟膩了，充作下手——“文革”青年畫了“文革”創作，并不就算革命家，非得有單位名分這才有資格選送革命畫展——日後陳逸飛的《踱步》，部分是韓辛畫的（那件白襯衫，那枚斑駁的座椅）；他又和魏景山合作了晚年毛澤東托付華國鋒：垂老的毛斜靠沙發，歪着腦袋，畫得太過逼真，不消說，從未入選展出——時時刻刻縱容自己的天分，韓辛仔仔細細描繪領袖的皺紋與老人斑，就像畫他妹妹的烏髮一樣。